

农民工回乡建房动机及其类型分析 ——基于福建省农民工流出地的调查

杨国永¹ 管曦² 许文兴^{3*}

- (1. 福建农林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福州 350002;
2. 福建农林大学 经济学院,福州 350002;
3. 福建农林大学 管理学院,福州 350002)

摘要 基于动机的概念框架,构建农民工回乡建房动机若干维度,开发回乡建房动机测量量表,采用因子分析法,利用在福建省农民工流出地的问卷调查数据,提取农民工回乡建房动机公因子,并对各类动机内涵进行理论解释;同时,采用聚类分析方法对回乡建房农民工进行动机类型划分。研究发现:按强烈程度,农民工回乡建房的6种动机由强到弱分别为:“改善家人居住条件”、“保值增值规避风险”、“为自己未来返乡做准备”、“建房娶亲结婚”、“展现身份实力”、“维护成员权利”。按照影响建房动机产生的外部诱因和内部需求可以将农民工分为3类,即“外部诱因驱动型”农民工、“内部需求驱动型”农民工和“内外混合驱动型”农民工。其中,受外部诱因驱动而回乡建房的农民工占比较大。从中可以看出,农民工回乡建房较少是出于内部需求的主动安排,更多的是一种受到外部诱因驱动的被动选择,抑或称之为“无奈”之举。

关键词 农民工; 回乡建房; 动机; 类型

中图分类号 F063.4 文章编号 1007-4333(2018)12-0232-17 文献标志码 A

Analysis on motivation and category of migrant workers' returning hometown to build houses: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outflow of migrant workers in Fujian Province

YANG Guoyong¹, GUAN Xi², XU Wenxing^{3*}

- (1.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Fuzhou 350002, China;
2. College of Economics,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Fuzhou 350002, China;
3. College of Management,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Fuzhou 350002,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motivation, a structural dimension of the motiv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returning hometown to build houses was constructed, the motivation measurement scale for returning hometown to build houses was developed, actor analysis was conducted, and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data of migrant workers in Fujian Province was used to extract the data. The factors on the migrant workers motivations of returning hometown to build houses were theoretically explained. At the same time, cluster analysis methods were used to classify the migrant workers who returned hometown to build hous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ccording to the intensity, a total of 6 types of motives for migrant workers returning to the countryside to build houses were listed from strong to weak as follows: "improve family living condition", "increasing the value of risk avoidance", "preparing for returning home in future", "get married", "showing identity", "maintain member rights". According to the external incentives and internal demand, which affected the incentives for building a house, the migrant workers were divided

收稿日期: 2018-05-03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71603052)

第一作者: 杨国永, 副教授, 主要从事土地、住房与城乡发展研究, E-mail: 52128781@qq.com

通讯作者: 许文兴, 教授, 主要从事农业经济管理研究, E-mail: fjxwx@sina.com

into three categories, namely, "external incentive-driven" migrant workers, "internal demand-driven" migrant workers, and "internal and external hybrid-driven" migrant workers. Among them, the migrant workers driven by external incentives to return hometown to build houses accounted for a relatively large proportion. In conclusion, the migrant workers returning hometown to build houses were less often because of the active arrangements for internal needs, and more often passively driven by external incentives, in other word namely helplessness.

Keywords migrant workers; returning hometown to build houses; motivation; category

在农村,建房往往是家庭代际传递,维系长期生存的头等大事^[1],并被视为一家之主最为重要的“人生任务”。对于常年漂泊在外的农民工而言,在无力购买城镇住房的情况下,他们往往选择回乡建房。明娟等^[2]利用2012年在广东省21个地市用工地对660个外出务工人员的调查发现,已在家乡进行住房投资的占45.33%。在回乡建房农民工中,部分是为了改善家人居住条件,或为未来自己回乡定居提前做准备的。但还有相当部分农民工在住房建成之后选择继续外出,甚至举家迁移,职业和常住地发生了转变;并且也预期未来不大可能回乡定居。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工家庭应当减少甚至不在农村建房。但近年农村“建房热”仍然持续不减,其中劳动力转移起到了促进作用^[3]。如此就产生一系列问题:既然无论当下或未来,回乡建房都不一定居住,那部分农民工为什么还要举全家之力,甚至倾其一生回乡建房?即便是为当下或未来居住,那为什么所建住房远超实际居住所需,甚至不惜债台高筑,也要建造数百平方米的住房?

综观相关理论发展,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上述问题的回答与解释并不多。而少数研究成果在解释农民工为什么回乡建房,更多的是采用理论推演的定性研究,并把农民工回乡建房的外部诱因和内部需求混在一起分析,没有专门对内部动机的系统分析。其中,部分学者以“自我”的价值观评价农民工这一“他者”的回乡建房行为,并认为是一种为了炫耀和攀比而发生的非理性行为^[1,4]。但胡建坤等^[3]认为,对农民工而言,回乡建房其实是一种无奈的理性选择。从中可以看出,对于农民工回乡建房动机,学界还未达成一致认识。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系统的实证研究,以期客观认识农民工回乡建房提供实证研究依据。

1 文献综述

在心理学中,动机是非常重要的概念,因为动机是决定行为的主要因素。具体而言,动机指的是在

外部诱因和内部需求共同作用下所产生的,激发并维持个体行为,朝某一目标方向行进的内在原因和动力^[5-6]。从动机概念界定可以看出,动机的产生是受外部诱因和内部需求共同作用的^[7]。其中,外部诱因是能满足内部需求的外部环境刺激;而内部需求则是个体生理或心理的匮乏和需求状态^[6]。借鉴动机的一般概念,本研究界定农民工回乡建房动机是指在外部诱因和家庭内部需求共同作用下,激发并维持农民工回乡建房的内在原因和动力。

1.1 国外移民回乡建房动机研究

国外研究中并没有农民工回乡建房的议题,与本研究相关的研究领域是国际移民回母国的原籍社区建造住房(简称“移民回乡建房”)。从建房动机上看,国外研究可以为本研究提供参考借鉴。国外学者从几个视角对移民的建房动机展开研究。综合起来,大概包括如下几方面的动机主张。一是基于新劳动迁移经济理论,Sturino^[8]和Osili^[9]认为移民家乡住房投资是家庭联合决策,是家庭投资收益最大化行为,为家庭成员提供直接和间接收益。二是依据标准投资理论,Akyeampong^[10]主张在投资渠道有限的情况下,住房投资可能成为移民的首选。三是从身份认同视角,Yeboah^[11]和Smith^[12]认为在家乡进行住房投资是移民维持与家乡联系,强化作为输出地成员的身份认同,并得到尊重的常用方式。四是从利他主义角度出发,Osili^[9]认为移民本质上是关注家乡发展的,因为他们可以从中获得效用。五是基于成员权利视角,Barnes^[13]和Mooney^[14]认为由于长期外出,很少参加家乡活动,移民的成员权利越来越被淡化,而建房可以为移民维持成员资格提供保障,住房也就成为成员权利的“代理”。虽然,由于社会经济和历史文化的差异,国外移民回乡建房动机研究结论对本研究可能难有直接的参考作用,但其分析视角可以较好地启发本研究的相关研究。

1.2 国内农民工回乡建房动机研究

按照上述对农民工回乡建房动机的界定,综合

国内相关研究可以发现,目前学界主要从农民工回乡建房的外部诱因和内部需求 2 个维度开展研究,并获得一些解释和结论。对外部诱因的研究结论大体上可以分为城市推力和农村拉力 2 个方面。其中,城市推力包括城市落户不易、房价高、保障不足、社会融入难等^[3],而农村拉力包括婚姻缔结、价值象征、户籍福利、攀比跟风^[1]、个人主义、消费主义和集体主义等观念^[3,15]。关于农民工回乡建房的内部需求,学者们从不同侧面提出不同的需求主张,包括居住需求(家人居住或自己节假日回乡小住)^[1-3]、投资需求(规避货币贬值、未来拆迁补偿)^[1-2,16]、维护成员权利需求(宣示在村庄的“在场性”)^[1-2]、炫耀性需求(攀比或跟风,获得认同和尊重)^[1]、预防风险需求(意外、疾病或年老风险)^[3]、返乡创业需求^[17]、归属需求(故土情结、身份认同)^[1-2,18]等。

1.3 研究述评

从以上综述可以看出,国内部分学者在分析农民工回乡建房原因时,往往把外部诱因和内部需求混在一起,并没有单独对内部动机的系统研究;且不同学者的分析视角不同,结论差异较大,并不能完整反映农民工回乡建房动机。此外,现有研究更多的是理论推演的定性研究,目前还未见到定量实证检验的研究成果。

由此,本研究对农民工回乡建房动机开展实证分析,以弥补目前研究的不足。首先,综合前人有关农民工回乡建房外部诱因和内部需求的定性研究结论,结合预调查阶段对部分农民工的个别深度访谈,参考相关领域专家的意见,开发农民工回乡建房动机的测量量表,为编制实地调查问卷题项提供参考。其次,利用问卷调查数据对农民工回乡建房的动机测项进行描述性统计,采用因子分析方法提取农民工回乡建房动机公因子,并进行命名和解释。然后,采用聚类分析方法,以建房动机的公因子为变量,对回乡建房农民工进行聚类分析。通过定量的实证研究,本研究获得了靠定性分析无法获得的新的研究结果,使得有关农民工回乡建房动机的研究更加丰富和完善,可视为一种新的研究尝试。

2 研究设计

2.1 量表设计

本部分按照以下几个步骤确定建房动机的测项。首先,参考以往学者有关农民工回乡建房外部诱因、内部需求^[1-3]、农民建房行为动力^[19]、农民工

返乡置业动因^[18]与农民工返乡消费动机^[4]等的研究结论,初步界定和归纳农民工回乡建房动机的若干维度。然后,在福州和漳州市区随机各选取了 20 位福建省籍的进城农民工进行访谈,其中 13 位农民工曾经回乡建房,4 位计划近年回乡建房,1 位已经在福州郊区购房,还有 2 位没有回乡建房或购房经历,对未来住房投资也还没有明确计划。笔者主要对 13 位已回乡建房和 4 位计划近年回乡建房者进行访谈,详细询问他们回乡建房的原因,并进行编码整理,得到 34 个测项。然后,把 34 个测项提交给相关领域 3 位专家,请他们筛选,并给出选择理由。结果有 9 个测项因被选频率太低(不足一半),不是普遍现象,或是外部诱因,或是过于抽象而被删除。最后得到 25 个测项,编入问卷中。为了更精确反映农民工对每个建房动机测项认同的强弱对比程度,本部分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形式,即 1 表示“非常不赞同”、2 表示“比较不赞同”、3 表示“一般”、4 表示“比较赞同”、5 表示“非常赞同”。被调查者根据自己真实想法选择,分值越大说明被调查者对该测项越认可,反之亦然。

2.2 数据来源

2.2.1 分析单位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是外出农民工回乡建房,即农民工外出工作期间,把收入带回农村老家,投入到住房建设^[3]。而按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规定“外出农民工是指户籍仍在农村,但已离开本乡镇,外出工作 6 个月及以上的劳动者。”此外,新迁移经济理论认为移民迁移行为不仅是个体决策的结果,而是家庭分工决定的结果;移民住房投资决策考虑的是家庭整体利益最大化,而不仅仅是个人收益最大化^[20]。而且,在农村建房是全家的大事,是农民工家庭集体决策的行动。一般都是由家庭集体决策的。因此,本研究以农民工家庭作为分析单位,并将其界定为本研究观测期末家里有 1 位及以上外出农民工的家庭。

2.2.2 调查对象

相比其他地方,福建人的家乡情结较重,对家乡有着深厚的情感,哪怕远在他乡,也是故土难离。这一点可以从华侨回乡建房的历史情形看出来。福建省为全国著名侨乡,鸦片战争以后,大量福建人被迫移居东南亚,远赴南洋谋生。这些华侨移民在赚了钱之后纷纷返回到福建家乡修建了精美豪华的“番仔楼”,至今还在当地保留完好。而自 20 世纪 80—

90年代来,大批福建省农民工外出工作,并在赚了钱之后回乡建房,积累“祖业”的意识强烈,其社会意涵与华侨回国建房极其相似。因此,本研究以福建省为研究区域,并以外出农民工及其家庭为调查对

象。据国家统计局福建调查总队调查统计,2016年福建省籍农民工总量为1 081.76万人,比2015年增加了4.78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417.84万人,占比较2015年减少2.07个百分点。

表1 福建省籍农民工总量及增速

Table 1 Total and growth rate of migrant workers in Fujian Province

类别 Category	2015		2016		占比差值/ Proportion difference
	总量/万人 Total amount	占比/% Proportion	总量/万人 Total amount	占比/% Proportion	
农民工总体 Migrant workers overall	1 076.98	100	1 081.76	100	0
本地农民工 Local migrant workers	638.70	59.3	663.93	61.37	2.07
外出农民工 Migrant workers	438.28	40.7	417.83	38.63	-2.07

注: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福建调查总队。

Note: Source: Fujian survey team,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2.2.3 抽样方法

本研究在福建省农民工流出地的农村区域开展问卷调查,采取“设区市—县(市)—乡(镇)—行政村—农民工家庭”的多阶段分层抽样方法选取调查样本,并在2017年春节农民工返乡过年期间,组织调查团队开展入户调查。对于举家外出而春节没有返乡过年的农民工家庭,本研究采用电话调查完成问卷。最后获得3个设区市、6个县(市)、12个乡镇、24个村的840个农民工家庭样本,入户发放840份调查问卷,共回收815份,回收率97.02%;为保证研究科学性,本研究剔除了关键变量缺失的样本,最终获得有效问卷695份,有效率85.28%。根据自第一位成员第一次外出工作以来家庭是否建房,将样本分为“曾经回乡建房农民工家庭”(326个)和“没有回乡建房农民工家庭”(369个)。此外,研究模型涉及样本村整体情况变量,为了避免样本家庭因不了解整村情况而出现信息错乱混杂,本研究设计了面对村主干的村情问卷,1村1份,共24份,并将数据信息扩展到相应村的样本家庭。除了特殊备注说明外,本研究相关数据均从以上的入户调查问卷中提取。

2.2.4 样本特征

本研究研究目的是分析农民工回乡建房动机,因此只利用曾经回乡建房的326个调查样本数据进

行分析。为了更清楚地呈现这326个样本的特征,本部分与695个所有调查样本进行比较。曾经回乡建房的农民工样本家庭平均人口规模为4.67人,子女中男性人口1.39人,比所有调查样本分别多0.31和0.12人。外出工作人数占比为41.14%。家庭承包耕地面积0.18 hm²,与所有调查样本基本一致。

本研究有关农民工个体的问卷调查对象是家中第1位外出务工而且调查前也还在本乡镇以外务工的外出农民工、家庭主要决策者或了解情况的家庭成员,而这些对象主要是男性成员,因此,曾经回乡建房的调查样本农民工男性占比较高。而且在农村传统,建房更多的是为了子女中的男性后代及其家庭做准备的,男性后代也有着更强烈的责任义务筹划建房。而从样本年龄看,曾经回乡建房的调查样本主要集中在36—55岁之间,合计占比53.99%;受教育程度主要是初中水平,并且大部分已有配偶。

2.3 分析方法

本研究采用因子分析(Factors Analysis)方法,利用326份问卷调查数据,对25个动机测项进行降维处理,获得动机公因子。此外,为进一步了解不同动机的回乡建房农民工类型差异,以建房动机的公因子为变量,对回乡建房农民工进行聚类分析,并对各类农民工进行异质性分析。

表2 调查样本家庭特征

Table 2 Survey sample family characteristics

指标 Index	所有调查样本量/695 All survey sample size	曾经回乡建房样本量/326 Sample size of those who returned home to build a house	差值 Difference
家庭人口数 Family population	4.36	4.67	-0.31
子女中男性人口/人 Male population of children	1.27	1.39	-0.12
外出工作人数占比/% Proportion of out-of-office work	42.75	41.14	1.61
家庭承包耕地面积/hm ² Household contracted farmland area	0.18	0.18	0

注:数据来源:问卷调查。

Note: Source: questionnaire investigation.

表3 调查样本农民工个体特征

Table 3 Survey sample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of migrant workers

指标 Index	选项 Option	所有调查样本量/695 All survey sample size		曾经回乡建房样本量/326 Sample size of those who returned home to build a house	
		人数 Number of people	占比/% Proportion	人数 Number of people	占比/% Proportion
		性别 Sex	男	610	87.77
	女	85	12.23	44	13.50
年龄/岁 Age	16~25	75	10.79	20	6.13
	26~35	184	26.47	74	22.70
	36~45	189	27.19	84	25.77
	46~55	151	21.73	92	28.22
	56~65	77	11.08	45	13.80
	>65	19	2.73	11	3.37
受教育程度 Education level	文盲、半文盲	5	0.72	2	0.61
	小学	96	13.81	54	16.56
	初中	441	63.45	211	64.72
	高中(中专、职校)	120	17.27	51	15.64
	大专及以上	33	4.75	8	2.45
婚姻状况 Marital status	有配偶	550	79.14	282	86.50
	无配偶	145	20.86	44	13.50

注:数据来源:问卷调查。

Note: Source: questionnaire investigation.

3 研究结果

3.1 农民工回乡建房动机因子

3.1.1 数据检验

1) 信度检验

信度检验比较经常使用的是克隆巴赫系数 (Cronbach's Alpha) α 系数。该系数处于 0~1, 系数越高表示问卷量表信度越好。如果 α 系数大于 0.9 表示信度很高, 介于 0.8~0.9 表示信度较高, 0.7~0.8 表示可以接受, 若小于 0.7, 则需要修改完善。本部分对调查问卷中的 25 个农民工回乡建房

动机测项进行信度分析, 得到 α 系数是 0.887, 说明问卷信度较高, 可以进行下一步分析。

2) KMO 检验和 Bartlett 球形检验

由于观测变量之间存在相关性, 可能出现多重共线性现象, 因此在进行因子分析之前有必要获知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本部分采用 KMO 检验和 Bartlett 球形检验。KMO (Kaiser-Meyer-Olkin Measure of Sampling Adequacy) 检验值介于 0~1, 越靠近 1 表示各变量之间相关性越强 (表 4), KMO 检验值大小代表不同的检验效果, 进行因子分析的适宜性也不同^[21]。

表 4 KMO 检验标准

Table 4 KMO inspection standards

KMO 检验值 KMO value	检验效果 Test effect	KMO 检验值 KMO value	检验效果 Test effect
<0.9	非常好	0.6~0.7	差
0.8~0.9	好	0.5~0.6	很差
0.7~0.8	一般	>0.5	不能接受

本部分对调查问卷中的 25 个农民工回乡建房动机测项进行 KMO 检验和 Bartlett 球形检验, KOM 检验值为 0.831, Bartlett 球形检验值为

5 471.330, DF 自由度为 300, Sig 概率为 0.000, 小于 0.01, 说明问卷数据适合因子分析 (表 5)。

表 5 KMO 检验和 Bartlett 球形检验

Table 5 KMO test and Bartlett spherical test

检验项 Test item	检验值 Test value
KMO 检验 Kaise-Meyer-Olkin Measure of Sampling Adequacy	0.831
Bartlett 球形检验 Bartlett's test of sphericity	Approx. chi-square 5 471.330 Df 300 Sig 0.000

注: 数据来源: 问卷调查。

Note: Source: questionnaire investigation.

3.1.2 提取结果

本部分采用主成分分析法 (Principal Components Method) 提取动机公因子, 根据方差最大化正交旋转方法 (Varimax Rotation) 对所提取公

因子进行旋转, 保证公因子有较好的解释效果。根据特征根 (Eigen Values) > 1 的标准提取公因子, 最后提取 6 个公因子, 累计方差贡献率为 71.595% (表 6)。

表6 方差解释表
Table 6 Variance interpretation table

成分 Ingredient	初始特征值 Initial eigenvalue			提取平方和载入 Extract square sum loading			旋转平方和载入 Rotation square sum loading		
	合计 Total	方差/% Variance	累计/% Grand total	合计 Total	方差/% Variance	累计/% Grand total	合计 Total	方差/% Variance	累计/% Grand total
	1	7.005	28.018	28.018	7.005	28.018	28.018	4.599	18.397
2	3.760	15.041	43.060	3.760	15.041	43.060	3.743	14.971	33.368
3	3.035	12.141	55.200	3.035	12.141	55.200	3.510	14.039	47.407
4	1.930	7.722	62.922	1.930	7.722	62.922	2.564	10.256	57.662
5	1.165	4.658	67.580	1.165	4.658	67.580	1.807	7.228	64.890
6	1.004	4.015	71.595	1.004	4.015	71.595	1.676	6.705	71.595
7	0.920	3.678	75.274						
8	0.770	3.080	78.354						
9	0.682	2.729	81.083						
10	0.629	2.516	83.599						
11	0.482	1.926	85.525						
12	0.469	1.877	87.402						
13	0.419	1.678	89.079						
14	0.388	1.553	90.632						
15	0.366	1.463	92.096						
16	0.327	1.309	93.405						
17	0.285	1.139	94.544						
18	0.269	1.075	95.619						
19	0.228	0.910	96.529						
20	0.211	0.843	97.372						
21	0.180	0.719	98.091						
22	0.145	0.581	98.672						
23	0.139	0.555	99.226						
24	0.100	0.398	99.625						
25	0.094	0.375	100.000						

注:提取方法:主成分分析;数据来源为问卷调查。

Note: Extraction method: 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 Source: questionnaire investigation.

3.2 农民工回乡建房动机强度

由表7可以看出,公因子1的方差贡献率18.397%,特征值4.599,是所有公因子中最大的,信度也较高,包括7个回乡建房动机测项,即“建房等以后增值”、“在城里买不起,回来建房比较现实”、“不建房,钱都贬值了”、“建房出售获利”、“建房抵押

贷款”、“自己开店或出租”、“建房等拆迁补偿”。这7个测项都与投资和规避风险有关,因此把公因子1命名为“保值增值规避风险动机”。

公因子2的方差贡献率14.971%,特征值3.743,包括6个回乡建房动机测项,即“密切与农村亲人的联系,方便交往”、“增强子女对农村老家的归

归属感”、“建房占宅基地”、“经常回老家参加活动”、“根在农村,有房才有根”、“方便照看土地”。这6个测项都与集体成员资格有关,因此把公因子2命名为“维护成员权利动机”。

公因子3的方差贡献率14.039%,特征值3.510,包括5个回乡建房动机测项,即“其他家庭建房,跟着建房(从众)”、“为子女留资产”、“没建房会被村里人看不起”、“建大房子别人比较信任”、“自我心理满足”。这5个测项都与身份和地位有关,因此把公因子3命名为“展现身份实力动机”。

公因子4的方差贡献率10.256%,特征值2.564,信度最高,包括2个回乡建房动机测项,即“自己或儿子要娶亲”、“分家分户”。这2个测项都与娶亲成家有关,因此把公因子4命名为“建房娶亲结婚动机”。

公因子5的方差贡献率7.228%,特征值1.807,包括3个回乡建房动机测项,即“老了要回农村老家住”、“打算未来返乡创业”、“未来还是想回老家找工作”。这3个测项都与返乡有关,因此把公因子5命名为“为自己未来返乡做准备动机”。

公因子6的方差贡献率6.705%,特征值1.676,包括2个回乡建房动机测项,即“让家人住好点”、“改善子女学习环境”。这2个测项都与家人居住有关,因此把公因子6命名为“改善家人居住条件动机”。

将农民工回乡建房动机测项均值分析与因子分析结果相结合可以发现,农民工回乡建房动机由强到弱排序(以动机公因子的均值大小为序)为:“改善家人居住条件动机”、“保值增值规避风险动机”、“为自己未来返乡做准备动机”、“建房娶亲结婚动机”、“展现身份实力动机”、“维护成员权利动机”。当然,对于具体某个农民工而言,他回乡建房的动机往往是多样而复杂的,而且各种动机对回乡建房行为的驱动力量是不一样的,作用效果也是不同的。

3.3 农民工回乡建房动机内涵

在一般的市场交易体制下,住房是一种特殊商品,同时具备消费和投资2种属性^[22]。无论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多数人购房或建房的初始属性是用于消费,即首先满足基本居住需求或改善居住条件;住房溢价增值则是其扩展了的投资属性^[23]。由于城乡住房二元体制,以及不完全的宅地产权约束,加之“熟人”、“半熟人”的社会氛围所形成的“形势”裹挟,农村住房还具有城市住房所不具备的社会

功能属性,或至少在某些功能属性上表现得更为明显,比如集体成员权利的“代理”,具有象征意涵的社会符号,婚姻缔结的信号等。正因如此,农民工回乡建房动机,比城市家庭购房动机、一般农村家庭购房或建房的动机更加多样而复杂。前述的因子分析结果,也验证了这一基本判断。结合数据分析结果,并参考前人研究成果,本部分对农民工回乡建房的若干动机内涵进行解释。

3.3.1 改善家人居住条件动机

依照人力资本投资理论,外出农民工与原生家庭之间存在隐性借贷合约关系^[24],原生家庭为外出者承担部分迁移成本或此前的养育费用,外出者则以汇款偿还或补偿原生家庭的投资^[25-26]。此外,除却举家迁移,农民工外出的同时是部分家庭成员留守农村。其中,有的是需要照顾的老人和儿童,更多的是留守老人照看留守儿童。在这过程中,外出农民工与留守家人存在一个交换服务的关系,即以汇款向留守家人“购买”照看服务^[27]。而除了用于日常消费和子女教育,汇款的一个重要用途是用于农村住房建设。当然,从利他主义角度看,受传统家庭观念和责任意识的驱动,外出农民工本质上是关心原生家庭^[2]。而回乡建房的动机之一就是改善留守家人的居住条件,同时也方便自己过年过节回家小住,和家人团聚,与乡亲交往^[1]。

3.3.2 保值增值规避风险动机

长期以来,我国农业一直面临着自然和市场的双重风险,加之主要劳动力外出务工了,留守家人的农业经营效益更难以保障。大部分农民工家庭并不愿在农业上做更多的投入^[28]。在农村投资渠道有限,也无力在城镇购房的情况下,同时也为了保障货币财富不贬值^[16],传统投资项目——住房建设往往成为了农民工家庭的首选^[2]。而且,从产权稳定性看,农民多认为宅基地要优于承包地^[29],至少房子建在宅基地上,政府或集体的征迁难度总是比较大的,赔偿也可能比较多。近年城镇房地产“井喷式”开发,房价更是急速攀升,使得大部分农民工在城镇购房的想法成为一种奢望,同时也引发他们对农村宅基地价值的重新认识,争先恐后地建设住房以期“占地为胜”。特别是城乡交错地区的高额租金,以及政府拆迁,农民“一夜暴富”的故事,客观上刺激着农民工回乡建房^[30]。部分农民工期盼着哪天自己的家乡也能被纳入城市开发规划范围内,建好的住房能为自己带来巨额财富^[1]。

表7 农民工回乡建房动机正交旋转因子分析表

Table 7 Analysis of orthogonal rotation factor of migrant workers returning home to build houses

公因子 Common factor	动机因子 Motivation factor	因子载荷 Factor load	共同度 Commonality	原始特征值 original Eigenvalues	贡献率(解释率) Contribution rate (interpretation rate)	信度系数(a值) Reliability coefficient (a value)	均值 Mean
	保值增值规避风险			4.599	18.397	0.872	3.413 2
	17.建房等以后增值	0.674	0.602				2.834 4
	18.在城里买不起,回来建房比较现实	0.718	0.650				3.720 9
公因子 1 Common factor 1	19.不建房,钱都贬值了	0.800	0.718				3.677 9
	20.建房出售获利	0.553	0.665				3.343 6
	21.建房抵押贷款	0.638	0.523				3.082 8
	22.自己开店或出租	0.841	0.774				3.546 0
	23.建房等拆迁补偿	0.816	0.735				3.687 1
	维护成员权利			3.743	14.971	0.868	2.312 367
	11.密切与农村亲人的联系,方便交往	0.538	0.836				2.349 7
	12.增强子女对农村老家的归属感	0.618	0.626				2.101 2
公因子 2 Common factor 2	13.建房宅基地	0.777	0.785				2.423 3
	14.经常回老家参加活动	0.842	0.750				2.408 0
	15.根在农村,有房才有根	0.866	0.825				2.303 7
	16.方便照看土地	0.652	0.741				2.288 3
	展现身份实力			3.510	14.039	0.826	2.815 94
	4.其他家庭建房,跟着建房(从众)	0.527	0.613				3.628 8
公因子 3 Common factor 3	5.为子女留资产	0.677	0.693				2.760 7
	8.没建房会被村里人看不起	0.844	0.799				2.730 1
	9.建大房子别人比较信任	0.850	0.786				2.677 9
	10.自我心理满足	0.571	0.784				2.282 2
公因子 4 Common factor 4	建房娶亲结婚			2.564	10.256	0.909	3.254 6
	24.自己或儿子要娶亲	0.830	0.839				3.337 4
	25.分家分户	0.760	0.858				3.171 8
	为自己未来返乡做准备			1.807	7.228	0.676	3.370 167
公因子 5 Common factor 5	3.老了要回农村老家住	0.558	0.518				3.635 0
	6.打算未来返乡创业	0.740	0.679				3.521 5
	7.未来还是想回老家找工作	0.666	0.695				2.954 0
公因子 6 Common factor 6	改善家人居住条件			1.676	6.705	0.716	4.256 2
	1.让家人住好点	0.764	0.666				4.300 6
	2.改善子女学习环境	0.797	0.737				4.211 7

注:数据来源:问卷调查。

Note:Source: questionnaire investigation.

3.3.3 为自己未来返乡做准备动机

随着年龄增长,中老年农民工面临着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上被淘汰的风险。即便是新生代农民工也都有这样的隐忧,尤其是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人工智能应用愈发广泛的大趋势下,低技能的劳动力需求将变小,城市对劳动力转移的拉力逐渐让位于推力^[1]。与此同时,近年我国对农村农业加大支持力度,美丽乡村建设、乡村旅游开发、农村电商和市民下乡方兴未艾,加之部分农民工返乡创业取得成功,农村对劳动力回流的拉力日渐显现。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未来将为农村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或将吸引更多的农民工返乡。正是在城乡对劳动力转移与回流的推拉转换过程中,部分农民工把回流农村老家列入了人生计划,并着手安排实施。其中,最重要的,也是最优先的安排就是回乡建房。因此,建房不仅是作为年老时的生活依靠和财产保障,以期预防风险,也是为创业积累社会资本,赢得信任^[17],同时也是对故土情结的一种牵挂与释放。

3.3.4 建房娶亲结婚动机

传统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婚姻集中在“通婚圈”范围内^[31]。婚嫁双方彼此比较熟悉,或至少比较容易互相了解。但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村地区变成了“半熟人社会”,男女双方在更大地域范围内缔结婚姻,传统“通婚圈”的稳定性和封闭性遭到破坏。如此一来,婚前充分的相互了解变得越来越难,原来在熟人社会行之有效的择偶判别机制也已然失效。虽然女方依然能够通过交往了解到男方的身高、相貌、学历和户籍等信息,但男方能力、家庭财富和社会网络等隐性信息则很难获取,特别是男女双方都已进城务工,有的还在不同城市工作。即便是在同一座城市,有的还是来自不同的省份或地区。换言之,婚姻市场上面临着日益加剧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在此情况下,部分男方可能倾向于“吹嘘”自己的能力、财富和社会网络,而女方则选择更加谨慎的态度,花更多的时间去考察男方的真实情况。为了改进婚姻缔结的效率,婚姻市场上要求男方以某种机制向女方真实地传递隐性信息,并且能获得女方的充分信任,以便顺利缔结婚姻^[30]。

而传统上,住房一直是农村婚姻缔结的先决条件,甚至是第一要件^[1]。加之住房投资是固定的、长期的,更是大额度的,往往需要动用家庭多年的财富积累,甚至还要向亲戚朋友借款,体现的不仅是当前收入,还有对未来的收入预期。而未来收入预期则

反映了男方能力的自我评估;至于能否借到钱,借到多少钱,则反映男方家庭社会网络的质量^[32-33]。因此,住房是婚姻市场上能较有效传递男方财富、能力和社会资本的重要信号载体,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弥补“半熟人社会”信息不对称的不足^[30]。

此外,为了避免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逆向选择,男方往往以更大的投入进行住房投资,女方则根据住房规模和装修档次判别男方的“质量”,并决定是否缔结婚姻。甚至有些女方家庭宁可不要更高的彩礼,也要男方新建住房^[30]。而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进城务工,也习得了以消费主义为主导的城市生活方式^[15],并以城市居住样式要求男方在农村建“套房”、楼房。这点或许就是为什么近年农村新建住房面积越来越大,并远远超过实际居住需要的最好注解^[30]。

3.3.5 展现身份实力动机

中国传统视住房为“祖业”,是可以传承给后代的“恒产”。因此,积累更多的土地房产以遗子孙,不仅是父辈光宗耀祖的一种体现,也是未来享受子女赡养的“资本”。而在农村传统文化中,住房更是被视为农民财富、能力和地位的集中体现,也是农村社会内部阶层隔离的指示器,具有非常明显的符号象征意义。而农民工在走向城市,并长期在其中就业生活,也受到现代经济生活的洗礼。在这过程中,他们逐渐认同并习得了以消费主义为主导的城市生活方式,个人主义价值观也愈发强烈。然而,在城市现行再分配制度下,相对弱勢的农民工并无法在城市实现这种生活方式,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被排斥在城市的现代文明之外。于是,农民工很自然地选择在农村践行这种生活方式。比如过年过节吃穿用的炫耀性消费,家里配备现代化电器和新潮家具,年轻女性择偶时要求男方比照城市建设“套房”、楼房等等。这些都可被视为农民工对城乡不平等的一种反应,有学者称之为“两栖消费”^[34],即农民工在城市省吃俭用,而将主要消费转移到农村进行。住房就是其中最主要的消费内容。

此外,按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在满足了生理需求、安全需求之后,农民工有了更高的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正是通过这种城乡“两栖消费”,农民工在农村实现了在城市难以获得的尊重和心理满足。因为消费主义的背后其实蕴含着消费的意义建构和阶层区隔的作用^[15]。人们在消费物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的同时,其实也在享受它们

的符号象征价值。农民工将城市生活方式引入传统村庄,以具有一定夸示性的炫耀消费,将自己与留守农村的农民区隔开来,虽然这种区隔并不能彻底改变他们作为城市人和农村人的“夹生饭”身份^[4],但他们可以从同村熟人的艳羡眼光中获得一定的满足感,从而弥补在城市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或难以实现的价值诉求。而在村里新建一栋体面的住房无疑是最显现,也是最持久的象征。

3.3.6 维护成员权利动机

农民工长期外出,极少有机会参加农村老家的社会经济活动,甚至还有多年不回家乡的。因在村庄社会中的长期“缺场”,农民工的社会关系日渐脆弱,成员权利也越来越被淡化^[2],甚至威胁他们继承土地及其他财产的资格。为了预防这种境况出现,并维系与农村老家的社会关系,以重新嵌入村庄社会^[35],即使无人居住,部分农民工还是会选择回家乡建房,以宣示他们作为家乡集体成员的资格,表明自己仍属于这个村社,拥有无可置疑的集体成员权

利。特别是在近年农村土地价值显现,以及农村户籍所附带的隐性福利日益外显的情况下,农民工对其成员权利愈发珍惜^[1]。无疑,住房就是一个非常外显而又相当稳定的权利“代理”,能够为农民工的成员资格提供相对稳固的基础。此外,回乡建房对下一代也是一种成员意识和宗族认同的喻示,可以让他们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并能使包括土地继承权在内的其他成员权利得以延续后代。此举与早年间许多国际移民在赚了钱之后纷纷返回母国家乡修建精美豪华的“番仔楼”有着极其相似的社会意涵。

3.4 回乡建房农民工聚类结果

本部分以6个回乡建房动机公因子做聚类分析,具体方法是K-均值聚类法(K-means Cluster)。因事先无法确定分类数量,本部分尝试了3分法、4分法、5分法进行计算,比较各种计算结果发现分为3类时,除了维护成员权利动机因子P值>0.05,其他各动机因子P值<0.1,表示各类之间的差异比较显著,说明分为3类是比较合适的(表8)。

表8 聚类分析结果方差
Table 8 Cluster analysis results variance

动机因子 Motivation factor		平方和 Sum of square	自由度 df	均方 Mean square	F检验 F-test	显著性 Significant
保值增值 规避风险 Increasing the value of Risk avoidance	组间	27.919	2	13.960	15.178	0.000
	组内	297.081	323	0.920		
	总计	325.000	325			
维护成员权利 Maintain member rights	组间	5.292	2	2.646	2.673	0.071
	组内	319.708	323	0.990		
	总计	325.000	325			
展现身份实力 Showing identity	组间	44.937	2	22.469	25.913	0.000
	组内	280.063	323	0.867		
	总计	325.000	325			
建房娶亲结婚 Get married	组间	159.969	2	79.984	156.545	0.000
	组内	165.031	323	0.511		
	总计	325.000	325			
为自己未来 返乡做准备 Preparing for returning home in future	组间	39.481	2	19.741	22.332	0.000
	组内	285.519	323	0.884		
	总计	325.000	325			
改善家人 居住条件 Improve family living condition	组间	112.796	2	56.398	85.844	0.000
	组内	212.204	323	0.657		
	总计	325.000	325			

注:数据来源:问卷调查。

Note:Source: questionnaire investigation.

前述对动机理论进行分析,并对本研究农民工回乡建房动机进行界定,即农民工回乡建房动机是指在外部诱因和家庭内部需求共同作用下,激发并维持农民工回乡建房的内在原因和动力。结合聚类分析结果(表9),以及前述动机因子的解释,可以按照影响动机产生的外部诱因和内部需求对已回乡建房的农民工进行分类。

第1类农民工共有114个,占回乡建房农民工样本总体的34.97%。这类农民工“改善家人居住条件动机”最强烈,而在其他动机上反应不强烈,说明改善居住条件的内部需求对动机作用最明显,因此将这类农民工命名为“内部需求驱动型”农民工。

第2类农民工共有178个,占回乡建房农民工

样本总体的54.60%。这类农民工“建房娶亲结婚动机”最强烈,此外还有“为自己未来返乡做准备动机”,“展现身份实力动机”,“维护成员权利动机”等。这些动机更多的是对外部诱因认知、适应或压力的反应,因此将这类农民工命名为“外部诱因驱动型”农民工。

第3类农民工共有34个,占回乡建房农民工样本总体的10.43%。这类农民工既有“改善家人居住条件动机”,也有“建房娶亲结婚动机”,还有“保值增值规避风险动机”,也就是说外部诱因和内部需求共同对建房动机产生作用。因此将这类农民工命名为“内外混合驱动型”农民工。

表9 农民工回乡建房动机因子聚类结果

Table 9 Clustering results of motivational factors for migrant workers returning to their hometowns

动机因子 Motivation factor	第1类 Category 1	第2类 Category 2	第3类 Category 3
保值增值规避风险 Increasing the value of risk avoidance	-0.268 79	0.027 30	0.758 30
维护成员权利 Maintain member rights	-0.068 06	0.100 13	-0.295 99
展现身份实力 Showing identity	-0.096 40	0.249 38	-0.982 32
建房娶亲结婚 Getting married	-0.902 46	0.360 82	1.136 93
为自己未来返乡做准备 Preparing for returning home in future	-0.375 09	0.317 24	-0.403 20
改善家人居住条件 Improve family living condition	0.426 52	-0.499 35	1.184 13
样本数(占比/%) Number of samples	114(34.97)	178(54.60)	34(10.43)

注:数据来源:问卷调查。

Note:Source: questionnaire investigation.

3.5 建房动机类型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差异

人口统计学特征分析结果(表10)表明,3类回乡建房农民工在建房前外出人口比例、流出地所在设区市2个方面的分异达到显著水平。在本村与乡镇政府距离、受教育程度2个方面的分异虽然未达到显著水平,但也比较明显;而在其他方面的分异则不明显。

3类回乡建房农民工在建房前外出人口比例的

分异达到了显著水平,主要表现为:在第1类回乡建房农民工(“内部需求驱动型”)中,建房前外出人口比例 $\leq 25\%$ 的农民工家庭占比最大。在第2类回乡建房农民工(“外部诱因驱动型”)中,建房前外出人口比例在 $26\% \sim 50\%$ 的农民工家庭占比最大。在第3类回乡建房农民工(“内外混合驱动型”)中,建房前外出人口比例在 $26\% \sim 50\%$ 的农民工家庭占比也是最大。从中大体可以看出,“内部需求驱动

型”的农民工家庭在建房前外出人口比例上较其他二种类型的家庭小。3类回乡建房农民工在流出地所在设区市的分异也达到了显著水平。其中,流出地为漳州市的农民工在3类回乡建房农民工中占比都是最大的。此外,在第1类回乡建房农民工(“内部需求驱动型”)中,流出地为南平市回乡建房农民工占比居其次;而在第2类回乡建房农民工(“外部诱因驱动型”)和第3类回乡建房农民工(“内外混合驱动型”)中,流出地为福州市的回乡建房农民工占比排列均处第二。

3类回乡建房农民工受教育程度的分异虽未达到显著水平,但样本量较大的受教育程度在3类农民工类型上的分异情况也可以说明一些问题。其中,受教育程度为初中的3类回乡建房农民工占比最大。而在第1类回乡建房农民工(“内部需求驱动

型”)中,受教育程度为小学的回乡建房农民工占比居其次;在第2类回乡建房农民工(“外部诱因驱动型”)和第3类回乡建房农民工(“内外混合驱动型”)中,高中文化程度的回乡建房农民工占比排列均处第二。3类回乡建房农民工在村庄与乡镇政府距离的分异虽未达到显著水平,但在第1类回乡建房农民工(“内部需求驱动型”)和第2类回乡建房农民工(“外部诱因驱动型”)中,流出地村庄与乡镇政府距离1.1~2.0 km的农民工占比均为最大;在第3类回乡建房农民工(“内外混合驱动型”)中,流出地村庄与乡镇政府距离4.1 km以上的农民工占比最大。

3类回乡建房农民工在年龄代际、建房前工作职业层次、建房前已外出时长、建房前家庭总人口等方面的分异不太明显。

表 10 回乡建房农民工类型特征差异

Table 10 Differences in category of migrant workers returning to their hometowns

特征类别 Feature category	特征项目 Feature item	样本比重/% Sample proportion			
		第1类 Category 1	第2类 Category 2	第3类 Category 3	
个体特征 Individual feature	年龄代际	新生代农民工	31.58	28.09	38.24
		老一代农民工	68.42	71.91	61.76
		$\chi^2 = 68.616, df = 2, P = 0.472$			
个体特征 Individual feature	受教育程度	未上过学	0	0.56	2.94
		小学	22.81	12.92	14.71
		初中	60.53	67.98	61.76
		高中	15.79	15.73	14.71
		大专及以上	0.88	14.04	5.88
		$\chi^2 = 143.752, df = 2, P = 0.281$			
外出特征 Going out feature	建房前工作职业层次	低端职业	69.30	76.40	73.53
		中高端职业	30.70	23.60	26.47
		$\chi^2 = 63.313, df = 2, P = 0.407$			
外出特征 Going out feature	建房前已外出时长/年	≤5	43.86	49.44	38.24
		6~10	28.07	24.16	26.47
		11~15	13.16	14.61	20.59
		16~20	8.77	6.74	5.88
		21~25	4.39	3.93	8.82
		26~30	1.75	0.56	0
		31~35	0	0	0
36~40	0	0.56	0		
		$\chi^2 = 28.421, df = 14, P = 0.695$			

表 10(续)

特征类别 Feature category	特征项目 Feature item	样本比重/% Sample proportion			
		第 1 类 Category 1	第 2 类 Category 2	第 3 类 Category 3	
家庭特征 Family feature	1	2.63	1.12	2.94	
	2	0.88	7.30	0	
	建房前家庭总人口/人	3	21.05	28.65	32.35
	4	43.86	32.02	29.41	
	≥ 5	31.58	30.90	35.29	
	$\chi^2 = 554.571, df=8, P=0.761$				
	≤ 25	45.61	22.47	17.65	
	26~50	29.82	46.63	41.18	
	建房前外出人口比例/%	51~75	11.41	12.92	17.65
	≥ 76	13.16	17.98	14.72	
$\chi^2 = 47.30, df=6, P=0.038$					
流出地特征 Outflow feature	南平市	35.09	23.60	2.95	
	流出地所在设区市	福州市	17.54	33.15	35.29
	漳州市	47.37	43.25	61.76	
	$\chi^2 = 16.222, df=4, P=0.004$				
	≤ 1.0	7.02	24.16	0	
	1.1~2.0	34.21	25.84	23.54	
	2.1~3.0	1.75	11.80	5.88	
本村与乡镇政府距离/km	3.1~4.0	13.16	0	0	
	4.1~5.0	20.18	16.85	35.29	
	≥ 5.0	23.68	21.35	35.29	
	$\chi^2 = 8.886, df=10, P=0.138$				

注：数据来源：问卷调查。

Note: Source: questionnaire investigation.

4 研究结论及启示

4.1 研究结论

本研究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利用对 326 个曾经回乡建房样本的调查数据，对农民工回乡建房动机开展系统的实证分析，提取农民工回乡建房的 6 种动机，解答了部分农民工为何要回乡建房，乃至举全家之力、倾其一生，甚至不惜债台高筑，也要建造数百平方米住房的这一问题。按动机强烈程度，由强

到弱分别为：“改善家人居住条件”、“保值增值规避风险”、“为自己未来返乡做准备”、“建房娶亲结婚”、“展现身份实力”、“维护成员权利”。因此，在解决农民工城乡住房的矛盾困境时，我们应充分理解他们的多元动机，改变以“自我”的价值观评价农民工这一“他者”的回乡建房行为，并武断地认为是农民工回乡建房是一种为了炫耀和攀比而发生的非理性行为。

此外，本研究还采用聚类分析方法，按照影响建

房动机产生的外部诱因和内部需求可以将农民工分为3类,即“外部诱因驱动型”农民工、“内部需求驱动型”农民工和“内外混合驱动型”农民工。其中,受外部诱因驱动而回乡建房的农民工占比较大。从中可以看出,农民工回乡建房较少是出于内部需求的主动安排,更多的是一种受到外部诱因驱动的被动选择,抑或称之为“无奈”之举,由此可以明确未来政策的着力点,并进行分类施策。

从以上研究结果,可以得出以下初步结论:在农村投资渠道有限,也无力在城镇购房的情况下,同时也为了保障辛苦积攒下来的资金不贬值,传统投资项目——住房建设往往成为了农民工家庭的首选。此外,因常年在外,甚至举家外迁,部分农民工担心作为集体成员的土地权利被削弱,乃至丧失,希望通过建房,昭示他的集体成员资格。而且在农村传统观念中,住房是农民工家庭实力和个人能力的最重要体现,具有强烈的符号象征意义,既可用于炫耀,同时也是积累社会资本,提高婚姻缔结效率的重要载体。从整体上看,我国劳动力转移具有反复性和长期性特征。因意外、疾病、养老,或出于规避失业风险,而计划返乡就业、创业,部分农民工选择提前回乡建房。

与此同时,除了举家迁移农民工家庭外,部分农民工外出务工的背后,是其家人留守农村老家。即便未来我国城镇化率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依然有数以亿计的农民还要生活在农村,其中就有这些农民工的留守家人。这些农民工及其家人对农村住房有着实际的居住需求。“进城打工、回乡建房”行为将不可避免地相当长时期内持续发生。因此,在解决农民工城乡住房困境时,应充分观照这一客观现实。

4.2 研究启示

第一,对于“内部需求驱动型”农民工,回乡建房主要是为了改善家人居住条件,或自己返乡创业,或定居养老的主动安排,能够较好地匹配他们对住房的实际使用需求,且出于创业目的的返乡行为也符合国家发展战略相吻合。因此,这种主动安排于农民工自身、于国家社会发展是利大于弊的,应该给予保障和引导,并改变长期以来把绝大部分的新增建设用地指标,或以“增减挂钩”方式将农转用指标主要用于城市建设的做法,满足农民工基本的建房用地需求,保障农民工依法合理回乡建房。

第二,对于“外部诱因驱动型”农民工,其回乡建

房动机更为多样,其中部分是因城镇住房体系的排斥,而选择回乡建房的,可视为是一种被动选择。对此,应积极探索解决农民工城镇住房困境,先解决农民工城镇“住有所居”,再实现“居者有其屋”,由租房到买房渐次实现。加快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的“三权分置”的具体实现形式,实现农民工土地的收益变现权,获得在城镇购房的部分资金。建立宅基地有偿退出机制,鼓励市民化意愿和市民化能力都较强的农民工有偿退出农村宅基地,实现其农村财产的价值,获得城镇福利保障,实现彻底市民化。

第三,要改变长期以来农民建房几乎是独立于公共政策管理体系之外,处于“自建自管自用自灭”的境况,加强农村建房规划管理,并根据动机类型,引导农民工合理回乡建房。既要严格实行农村“一户一宅”制度,规范建房审批程序,治理超高超大违法违规建房,并开展移风易俗活动,倡导合理适度的住房建设。同时,加强规划管理,鼓励旧村改造,建设住宅小区,引导农民适度集中居住,提高农村地区单位土地面积的人口承载容量。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1] 祝仲坤. 农民工返乡建房行为研究:基于推拉理论的解释框架[J]. 经济体制改革, 2017(3): 89-94
Zhu Z K. Migrant workers returning home to house: An interpretation framework based on push pull theory [J]. *Reform of Economic System*, 2017(3): 89-94 (in Chinese)
- [2] 明娟,曾湘泉. 农村劳动力外出与家乡住房投资行为:基于广东省的调查[J]. 中国人口科学, 2014(2): 110-120+128
Ming J, Zeng X Q. Migration and housing investment in rural China: Based on survey in Guangdong Province [J].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Science*, 2014(2): 110-120 + 128 (in Chinese)
- [3] 胡建坤,田秀娟. 农民工回乡建房行为研究[J]. 农业经济问题, 2012(12): 53-60+111
Hu J K, Tian X J. An empirical study on behavior of migrant worker's going back to build farmhouses in China [J]. *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2012(12): 53-60+111 (in Chinese)
- [4] 梁彩花,周金衢,张琼. 返乡农民工炫耀性消费行为的社会心理分析[J]. 江苏社会科学, 2010(4): 170-174
Liang C H, Zhou J Q, Zhang Q.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of migrant workers returning home social psychological analysis of behavior [J]. *Jiangsu Social Sciences*, 2010(4): 170-174 (in Chinese)
- [5] 张春兴. 现代心理学:现代人研究自身问题的科学[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 Zhang C X. *Modern Psychology: The Science of Modern People Studying Their Own Problems* [M].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 Presss, 1994(in Chinese)
- [6] 裴志军. 村干部竞选者的竞选动机及特点: 基于需求 ERG 理论的实证研究[J]. 公共管理学报, 2012(4): 64-73+125-126
- Pei Z J. Motivation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of competing for a village cadre: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heory of ERG[J]. *Journal of Public Management*, 2012(4): 64-73, 125-126 (in Chinese)
- [7] 周彩虹. 他们的行为动机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辽宁省 Z 村两位农村民间组织青年负责人的个案研究[J]. 学会, 2008(10): 52-56
- Zhou C H. Their motiv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A case study of two rural youth organizations in Z village of Liaoning Province[J]. *Xuehui*, 2008(10): 52-56(in Chinese)
- [8] Sturino F. Forging the chain: A case study of Italian migration to North America 1880-1930 [J]. *Toronto Canada Multicultural History Society of Ontario*, 1990(1): 45-56
- [9] Osili U O. Migrants and housing investments: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Nigeria[J]. *Economic Development & Cultural Change*, 2004, 52(4): 821-849
- [10] Akyeampong E. Africans in the diaspora: the diaspora and Africa[J]. *African Affairs*, 2000, 99(395): 183-215
- [11] Yeboah I E A. Demographic and housing aspects of structural adjustment and emerging urban form in Accra, Ghana[J]. *Africa Today*, 2003, 50(1): 107-119
- [12] Smith L, Mazzucato V. Constructing homes, building relationships: Migrant investments in houses[J]. *Tijdschrift Voor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ografie*, 2010, 100(5): 662-673
- [13] Barnes S T. *Becoming a Iagosian*[D].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 1974
- [14] Mooney M. Migrants' social ties in the U. S. and investment in Mexico[J]. *Social Forces*, 2003, 81(4): 1147-1170
- [15] 张品, 林晓珊. 制度与观念: 城镇化与农民工家庭的住房消费选择[J]. 青年研究, 2014(2): 62-72
- Zhang P, Lin X S. Institution and idea: urbanization and the housing choice of rural families[J]. *Youth Studies*, 2014(2): 62-72(in Chinese)
- [16] 徐玲, 肖双喜. 农民工农村住房过剩与城市住房不足矛盾研究[J]. 安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2, 21(4): 15-18
- Xu L, Xiao S X. On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migrant workers' surplus of rural housing and shortage of urban housing [J]. *Journal of 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2, 21(4): 15-18(in Chinese)
- [17] 许琪, 邹红. 工作稳定性对农民工汇款行为的影响: 对共同保险理论的检验[J]. 人口与发展, 2016(1): 38-48+37
- Xu Q, Zou H. Job stability and urban-to-rural remittance in China: A Test of Co-insurance theory [J].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6(1): 38-48+37(in Chinese)
- [18] 聂洪辉, 周斌. 新生代农民工返乡置业动因及评析[J]. 社会主义, 2014(2): 121-124
- Nie H H, Zhou B. Motives and comments of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returning home [J]. *Scientific Socialism*, 2014(2): 121-124(in Chinese)
- [19] 汪永涛. 农民建房行为的动力: 基于江西宗族型村庄的调查[J]. 西南石油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1(6): 30-35+3
- Wang Y T. The motive of farmers' house building behavior: A survey of clan villages in Jiangxi [J]. *Journal of Southwest Petroleum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1(6): 30-35+3(in Chinese)
- [20] Stark O, Bloom D E. The new economics of labor migration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5, 75(2): 173-178
- [21] 郭志刚. 社会统计分析方法: SPSS 软件应用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 Guo Z G. *Social Statistical Analysis Method: SPSS Software Application* [M].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1999 (in Chinese)
- [22] 杨赞, 张欢, 赵丽清. 中国住房的双重属性: 消费和投资的视角[J]. 经济研究, 2014, 49(C1): 55-65
- Yang Z, Zhang H, Zhao L Q. Dual role of housing consumption and investment: reexamine correlation of housing and consumption in urban China [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14, 49(C1): 55-65(in Chinese)
- [23] 周旭霞, 詹敏, 袁秀明. 投资性消费: 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J]. 浙江大学学报: 理学版, 2010(6): 722-727
- Zhou X X, Zhan M, Yuan X M. Investing consume: A phenomenon that can not be ignored [J]. *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Science Edition*, 2010(6): 722-727 (in Chinese)
- [24] 罗芳. 外来农民工家乡汇款的影响因素及动机分析: 以湖北省武汉市为例[J]. 中国农村经济, 2007(S1): 49-56
- Luo F.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motivations of remittances from migrant workers: A case study of Wuhan, Hubei [J]. *China Rural Economy*, 2007(A1): 49-56(in Chinese)
- [25] 明娟. 外出农民工特征变量及行为抑制: 从汇款动机生发[J]. 改革, 2011(3): 82-88
- Ming J. The personal variables and behavior restraint of the rural migrant workers: Generated from the motivation of remittance [J]. *Reform*, 2011(3): 82-88 (in Chinese)
- [26] 明娟, 张建武. 回流意愿、居留时间与农民工汇款: 基于广东用工企业的调查[J]. 农业经济问题, 2011, 32(3): 53-59+111
- Ming J, Zhang J W. Analysis on the impact of the intent to return and the length of stay on the rural migration's remittances: Based on the enterprise survey of Guangdong Province [J]. *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2011, 32(3): 53-59+111(in Chinese)
- [27] 胡枫, 史宇鹏, 王其文. 中国的农民工汇款是利他的吗?: 基于区间回归模型的分析[J]. 金融研究, 2008(1): 175-190
- Hu F, Shi Y P, Wang Q W. Is the remittance of migrant workers altruistic in China?: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interval regression model [J]. *Financial Research*, 2008(1): 175-190(in Chinese)

- [28] 林燕. 较富裕地区农民住房投资过度现象、原因与对策[J]. 华东经济管理, 2004(1):19-22
Lin Y. Phenomena, reasons and countermeasures on excessive rural residents' housing investment in richer region [J]. *East China Economic Management*, 2004(1):19-22 (in Chinese)
- [29] 林毅夫. 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的发展[M].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 1992
Lin Y F. System, technology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griculture[M]. Shanghai: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92 (in Chinese)
- [30] 方丽, 田传浩. 筑好巢才能引好凤: 农村住房投资与婚姻缔结[J]. 经济学(季刊), 2016, 15(2): 571-596
Fang L, Tian C H. A good house gets you a good wife: Rural housing investment and marriage matching [J]. *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2016, 15(2):571-596 (in Chinese)
- [31] 莫里斯·弗里德曼. 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M]. 刘晓春, 王铭铭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Maurice F. *Patriarchal clan organization in southeast China* [M]. Liu X C, Wang M M translated.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 Press, 2000(in Chinese)
- [32] 于静波. 我国农村住房消费的比较研究[J]. 中国农村观察, 1996(5):39-42+48
Yu J B. A comparative study of rural housing consumption in China[J]. *Chinese Rural Survey*, 1996(5): 39-42 + 48 (in Chinese)
- [33] 姜长云. 中国农村住房消费需求研究[J]. 调研世界, 1999(10):21-24+20
Jiang C Y. Research on housing consumption demand in rural China[J]. *The World of Survey and Research*, 1999(10):21-24+20(in Chinese)
- [34] 王宁, 严霞. 两栖消费与两栖认同: 对广州市J工业区服务业打工妹身体消费的质性研究[J]. 江西社会科学, 2011(4): 90-100
Wang N, Yan X. "Double-Way" of consumption and double identities: A qualitative study of the physical consumption of female migrant workers in service sector in the J industrial zone in Guangzhou[J]. *Jiangxi Social Sciences*, 2011(4): 90-100(in Chinese)
- [35] 江立华, 卢飞. 农民工返乡消费与乡村社会关系再嵌入[J]. 学术研究, 2015(3):40-46+159
Jiang L H, Lu F.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uman practical activities and the generation of social history law[J]. *Academic Exchanges*, 2015(3):40-46+159(in Chinese)

责任编辑: 袁文业